

少年阿魯巴

四個大漢把我高高抬起，目標是廁所旁的那根大樑柱。走廊圍滿看熱鬧的群眾。往前衝的時候我一點也不害怕，居高臨下的陣勢，反而有種神明出巡的威風感。一達陣我的胯下夾住那根大樑柱，四大漢撞鐘似地，把我的下體往大樑柱衝撞，鐘聲變成我的尖叫，啊啊啊啊，身體簡直冒出火星，不只我叫，四大漢也助興跟著叫，整個走廊都是我們的叫聲，啊啊啊啊——這是男人的遊戲：阿魯巴。

小學六年級，男孩處在發育前後的尷尬階段，臉上萌發些許鬍渣，短袖舉手腋下就陰鬱一片，喉結突起，每個音在聲帶中破碎顫抖，音樂課合唱就像集體鬧雞。大家或多或少都覺得，有什麼事情正在自己的體內隱隱發生，但沒有人鼓起勇氣解開謎底，漸漸地，所有的困惑與焦慮化成一股莫名的衝動。

於是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阿魯巴，這個純粹以撞擊男性下體為樂的古怪遊戲，開始在小學生之間流行起來，宛如一個成年禮，被阿魯巴阿過的，才算真正脫離幼稚男孩的行列，下體大大小小的傷勢、劃破空氣的叫嚷，都是升等為男人的註冊戳記。

那時我身為班長，地位在老師之下三十六人之上，竟因此得到優先權，早早被男孩們阿了一遍。心中卻沒什麼排拒，就是抱持一股人來瘋好玩的勁兒。胯下破皮，大腿拉傷，這些代價獲得班上幾團兄弟會，喊我一聲大哥，但除此之外沒有別的。

班上的男孩幾乎都被「阿」過，但有人獨排眾議，不肯同流。

「幼稚死了我才不要玩那個笨遊戲」——這是我的朋友小P，我始終記得他說這句話時撇著嘴一臉不屑的模樣。

小P皮膚白裡透紅，掛著兩腮酡紅，長得就像奶粉罐印上的混血嬰兒。他喝水或吹直笛的時候，左手小拇指就會翹起，一截長指甲透明晶亮。他喉結發育了但聲音比女孩還尖還細，音樂課和音他跟女孩排在同一部，體育課也常跟女孩躲在司令台或大樹下閒聊。

不男不女。娘娘腔。娘炮。查某體。人妖。

第一次聽男孩們這樣稱呼小P時，我和小P站在同一陣線抨擊他們幼稚無知，但內心卻罪惡地暗忖著：好險他們說的不是我……

小學三年級吧，當時母親執刀爲我剪了一個失敗的髮型，齊整的瀏海蓋住眉毛，像小丸子那樣的馬桶蓋，蒙住我所有的男孩氣質。我的睫毛長而捲，我的眼睛汨汨清澈。光顧多年的文具店，老闆娘居然喚我「妹妹」，到阿嬤家過新年，許多親戚明裡暗裡叫我「查某體」，「查某」二音總是發得咬牙切齒，好像要把我的自尊一同咬碎。

大人如此，何況小孩，無知童騷的傷害比大人銳利直接。同學不只叫我娘娘腔，還誇張模仿我走路吃飯的模樣，說我每個動作都像女生。下課走到男廁，會有同學站成大字型擋在門口說：「你該去女廁」。

一切都是頭髮惹的禍，想是換了頭髮就換了性別，於是我憤而拿出剪刀，喀喀剪去醜陋的馬桶蓋，成了一個大光頭。隔天他們笑得更厲害了，稱我是「尼姑」、「滅絕師太」。

那兩年的日子不是人過的，只有女孩願意跟我說話，其他男孩都視我爲人妖，他們躲我，我也躲他們，但再難聽的罵聲我都聽得見。每天低頭越過別人鄙夷的眼光，在冷嘲熱諷中洗三溫暖，洗出一個連自己都不認得的模樣。

被層層陰霾籠罩，我下定決心再也不能受別人這樣欺侮。我偷偷觀摩男孩動作的細節，對著鏡子反覆演練，拿茶杯手指不能翹起，走路不能噉屁股，講話像擲鉛塊，把字大塊大塊丟出去，充滿了男性的力度——即使，那時候班上的男孩還未發育，但他們早就深知男女的種種不同。我是男生，我站著尿尿所以我是男生，必須跟男孩爲伍與他們稱兄道弟。我再也不要孤單了。

也許是訓練有素吧，升上六年級換了新班級，沒人拿我的性別開玩笑，在男孩的眼底我與他們一樣是男孩，他們認可我的性別，他們的目光善良無害。我交到不少新朋友，還當了班長，一種從地獄爬回人間的感覺。

我慶幸自己，終於與男孩們站在同一個光明之處，陽光灑進廁所，我們整齊站成一排，瞄準各自的尿斗，豪邁掃射。男孩怎麼蹲站坐臥怎麼笑怒哭罵，我都像影印機照印不誤。許多男孩的影子在我身上爬行，那是種吞噬，也是種庇護。我不想回到之前性別混沌不男不女的太古狀態，寧願被他們一點一滴吞噬，他們讓我感到溫暖豐厚，我不再勢力單薄，有人庇護我。

於是我玩阿魯巴，接受這樣的成年禮，被他們抬起來衝向大樑柱時，覺得自己被眾人擁護，彷彿置身廟堂，苦練多時，我終於得道成仙——成爲他們眼中的男子漢。大樑柱摩擦我的身體，把我擦成一副新的身體，以撞鐘之姿來回碰撞，啊啊啊啊，男孩齊聲喊叫，同樣的喉結同樣的破嗓同樣的頻率，那是種既和諧又

乖邪，屬於男性的鐘聲。

相較班上男孩的男性崇拜，小P是稀有的異教徒。

有天看小P指尖發亮，我拉他的手一看，那十截指甲抹上桃紅色指甲油，還散發淡淡的清香。過一陣子，又見小P桌面擺上瓶瓶罐罐的防曬油、香水，這對小學生而言可是相當罕見。每次體育課前，小P就會跟女孩們互抹防曬油，手指熟練地在肌膚上按壓。上完體育課一回教室，他們就會立刻像噴殺蟲劑似地猛噴香水，稀釋男孩身上的汗臭味。兩種迥異的味道融混出一股奇異的氣息，有時汗臭比香水濃，有時香水的氣勢更勝一籌，整間教室就這兩個極端的味在抗衡。

班上男孩對小P的敵意越來越深，小P噴香水像在除魔：汗臭味走開走開臭男生走開走開，剛打完球回來的男孩被激怒了，開始挑釁小P：你這個娘炮娘娘腔——好熟悉的場面，我好像在小P身上看到從前的自己。

但小P與我不同。他有一大群女信眾，女孩們都說他好美，長得像日本傑尼斯偶像，皮膚白皙，歌又唱得好聽。時常下課小P就會跟女孩們在教室後頭練唱日文歌，邊唱邊跳，他們以柔克剛，輕盈高亢的聲音掩蓋男孩的破嗓叫罵，甚至有幾位男孩情不自禁地為之激賞。

小P的綽號經常更動，從人妖、娘炮進展到了「東方不敗」——金庸武俠小說裡，自宮練就《葵花寶典》的反派角色。小P聽別人這麼叫他，竟然頗得意：「好耶，我跟林青霞一樣美。」原來林青霞在電影裡飾演東方不敗，清俊秀逸的裝扮為影壇經典。「那我也來創一個日月神教吧！」——按小說裡的劇情，小P煞有其事地與眾女子組成了教派，人多勢眾，好像要跟男孩們對峙抗衡似的。

我在小P與男孩們之間左右擺盪，兩邊人馬都是我的朋友，我不知站在哪邊。小P不是我，他不把性別混沌視作太古狀態，香水防曬油，那全是他自己的文明。我心裡甚至有點嫉妒小P，日月神教的教主，比我這個被抬起來撞柱子自以為神明出巡的阿魯巴少年來得威風多了。

平時小P都有女生們為他護駕，但到廁所就沒辦法了。如我的經驗，男孩會在廁所堵住小P，不許他上男廁，甚至有人放話要脫他褲子驗明正身（這個老戲碼真是千古不變），這時就輪到我為小P護駕了，有我這個班長在，男同學不敢動他，我守在小P的尿斗旁邊，大概因為緊張，所以他往往尿得特別久。

我們依偎並行，由前朝老娘炮，守護新一代娘炮。炮口對準班上沙文男性，別想動小P一根寒毛。

但我不能一直陪在小P身邊。

有一次代表學校參加縣政府舉辦的作文比賽，向學校請了一天假，才這麼短短的一天，小P就出事了。隔天上學的時候，看見小P清空桌面的香水指甲油，每節下課他都趴著睡覺，幾位女孩試著叫醒他，但他硬是把臉埋在桌面，直到上課鐘響才抬起頭，滿臉紅印子，疲憊地看著黑板，兩眼無神。放學了也不再找我一起等公車，低著頭匆匆避過人群，一個人走。

「小P被阿了。」一位女孩告訴我。當下我不能理解那句話的意思，停了幾秒才詫然大悟。小P下課獨自到別的樓層上廁所，幾個男生跟蹤他，把他整個人高高抬起，目標仍是廁所旁的大樑柱，然後撞鐘似地把小P的下體往大樑柱衝。

啊啊啊啊。

我幾乎能想像小P的叫聲與男孩們是多麼扞格，小P尖細的聲線穿不過他們生毛帶角的嘶吼，只能在嘴邊無助地發出一陣陣貓嘍。我幾乎能想像那些男生如何挺起平時打籃球的手勁踢足球的腳力，對小P，這樣一個異教徒，對他七手八腳近乎野獸地進行改造酷刑。

阿魯巴，於我如神明出巡，但於小P，卻是整個人徹底被閹割。

參與這起事件的男孩，被老師叫到訓導處，斥責了一番，回到教室後，仍舊當他們嘻嘻笑笑的男孩。

我想起自己曾經暗忖的念頭：「好險我不是他們口中的娘娘腔」看著小P沮喪地趴在桌上，我覺得自己是共犯，罪惡感籠罩在我的頭頂。如果我沒有去參加作文比賽，如果一開始我就極力站在小P這邊。如果我能對男孩們說：「小P他不壞，只是特別了一點。」——聽起來這麼簡單的道理，男孩不可能不懂。

下課。我在回收桶裡，看到瓶瓶罐罐的指甲油防曬油香水。那是小P為自己建造的性別文明，一個男不必男、女不必女的多元世界，現在崩毀了。我不知道該怎麼做，只好把它們一個一個撿回來，清洗乾淨，拿回小P面前。

小P像植物般趴在座位，一動也不動。時間好像在他的身上凝凍了，他閉著眼睛，用微弱的呼吸圍住自己，這小小的桌椅就是他的護城池，不要再讓任何人攻進來。我不記得自己後來小P有沒有收回那些指甲油防曬油香水，我記得我只是一直和他保證，不會再有人欺負你了，絕對不會。

然而當時我心裡知道，這是長期的抗戰。我不可能永遠守護著他，進國中高中大學，遇到新的男同學，小P又該怎麼對付他們？阿魯巴這個遊戲，也許會被時間淘汰，但這世界有太多的遊戲區分你是男人，你不是男人；籃球足球賽車的是男人，美容妝髮護士是女人。隨時都會大刀以二分法的姿態切來切去。我想像著我和小P，在未來的路上，忙著閃避這樣的大刀，一不小心就被劃得遍體鱗傷。

不久到了期末考，我主動找小P複習課業，那時他總算能說比較多好，精神恢復起來了。但我想他內心的裂痕仍需要更多時間才能復原。我們雖然恢復了過去，一同去福利社、一同上廁所、一同放學的狀態，但小P的話少了，笑容也少了，偶而仍會和女生一起練唱日文歌，但那個聲音似乎也沒有以前開朗了。。

我始終記得在畢業前夕，同學們互相在畢業紀念冊上交換簽名和留言，當時我在小P的紀念冊上寫著：「我們都要學著喜歡自己的樣子」而這句話，其實也是說給我聽的，在我內心暗暗成爲座右銘。

就算是娘炮也無所謂啊，讓我們揚起小小的炮口，保護自己。

畢業後小P搬到中部去，我們漸漸斷了聯繫。上了國中之後，我不再有班長這個頭銜保護著我，而我害羞怯懦的個性，也引起一些稱呼我娘娘腔、娘炮。我只能慶幸這只是言語上的攻擊，沒有像小學那樣的阿魯巴衝撞，甚至更猛烈的肢體霸凌。我只能無奈地把這些汗名忍住。有時會想起小P，不知道他現在過得好嗎？我曾夢見他真的變成東方不敗，威風凜凜地率領日月神教，征伐武林，香水瓶一揮，天下的沙文豬通通倒在他攝魂的香氣。或是場景一換，小P在桌上微微抬頭，他的眼睛噙著淚水，那些淚珠子映照無數的我，像小丸子那樣的馬桶蓋，睫毛長而捲，眼睛汨汨清澈，走路嘍著屁股，拿茶杯翹起手指，愛好整潔，細膩溫柔……

我們看著彼此，沒有說話。我好像聽到遠方傳來喧鬧，一個個男孩輪流被阿魯巴，那一條條大樑柱被磨得光滑透亮，那奮力撞鐘的姿勢，撞出一記又一記悠遠的叫聲，那回音迴盪在整條走廊，漫進教室廁所整間學校的每個縫隙……

阿魯巴，讓一個個男孩變成了男人，讓一個個不男不女的男孩也變成男人。那猛烈衝擊的鐘，像是喪鐘，把心底某些幽微的東西，「啊」一聲撞死，不再醒來。